

鄉水相賓錄

回忆程砚秋先生



K825.7/51

社

繆甫實錄

— 回憶程硯秋先生

文史資料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对我国杰出的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先生的回忆文集。它叙述了程先生一生中走过的坎坷道路、对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革新、发展，以及脍炙人口的“程腔”的创造过程。书中汇集了程夫人果素瑛和程先生生前挚友、合作者、戏曲界名人撰写的回忆文章二十二篇，程先生的生活照、剧照二十帧，还附有程先生三十年代自撰的《检阅我自己》一文。吴祖光同志为本书作了序。

这里写的都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翔实具体，感情真挚。对研究中国近代现代戏曲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学习戏曲艺术是很好的辅助材料，一般读者亦能从中得到教益。

实 录

—回忆程砚秋先生

责任编辑：贺捷生 曹其敏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1982年6月第一版·198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16 印张：7 1/2 字数：160,000

印数：1—6,000册 定价：0.85元

统一书号：11224·89

目 录

序	吴祖光 (1)
花虽凋谢，卖花声将永留人间	陈叔通 (4)
追忆砚秋生平	果素瑛 (7)
风雨同舟日——忆砚秋同志	吴富琴 (62)
情深谊长忆砚秋	刘斌昆 (76)
欃霜簃的人品和戏品	俞振飞 (91)
“惊才绝艺，一代伶工”	侯喜瑞 (98)
“淡极方知艳 清疏亦自奇”	翁偶虹 (103)
忆砚秋几个剧目的艺术创造	李洪春 (111)
在欧洲考察的日子里	胡天石 (118)
砚秋先生二三事	存永绵 (133)
与砚秋先生相处的时光	任志林 (138)
天涯忆欃霜	谦 斋 (145)
回忆砚秋先生之艺事	王准臣 (150)
师事程门记	赵荣琛 (154)
难忘的回忆 ——忆程砚秋与周总理、任弼时同志的 初次会见	王吟秋 (183)
程砚秋先生向我传艺	张君秋 (190)
言传身教忆程师	宋德珠 (196)
忆程砚秋先生同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	张金樑 (198)

锐意改革旧制的戏曲教育家	李玉茹(203)
程砚秋先生人品艺事点滴谈	王金璐(210)
程门砚田秋实累 亮节高风树楷模	荀令香(213)
程砚秋先生对我的教益	新凤霞(216)
附录	
检阅我自己	程砚秋(221)

序

吴祖光

一连两个夜晚，在灯下读完程砚秋先生对自己的“检阅”，以及他的生前友好追怀这位当代京剧艺术大师的纪念文章，深深地打动了我。丰神俊爽，襟怀坦荡，有如光风霁月的程砚秋先生似乎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使我感到，伟大的艺术家是不朽的，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举世无双的传统戏曲艺术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京剧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剧种。一个世纪以来，曾经产生过许多卓越的、优秀的京剧演员。二十年代异军突起的程砚秋先生以他丰富多采的表演，和独具风格与魅力的唱腔，名列“四大名旦”之中最年轻的一个，受到万千观众的崇拜和倾倒；特别是他所创造的程派唱腔，达到了京剧音乐空前的高度和深度，并将远远影响于一代又一代。在这方面，程砚秋先生的造诣至今应当仍是京剧旦角声腔的最高水平，也应当是有志气，有作为的青年一代演员理所当然的赶超目标。

至今中年以上的广大京剧观众大都知道程砚秋先生的铮铮铁骨和高风亮节。从他的这些生前友好的回忆当中，我们会知道程砚秋先生如何在黑暗的旧社会严格要求自己，并勇敢地面对邪恶坚强战斗；一身清白，纤尘不染。对师友伙伴的衷心尊重和无限深情，尤其是在他长时期领导自己的剧团时，他对经年合作的演员

们平等相待和生活上的关怀照顾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凡这一切都是他的为人处世品德高尚的体现。

更加值得称道的是程先生一生追求进步，九死无悔的精神。他在一九三一年二十七岁时发表在《北平新报》上《检阅我自己》一文，鲜明地提出舞台实践必须结合社会上移风易俗的主张。检查演出的二十个自编剧目的社会意义，并且从提倡婚姻自主、反抗强权压迫，发展到对当时政府软弱外交政策的抨击和反对内战祈祷和平。文中明确指出：“戏曲是人生最真确的反映”，还说：“我的个人剧本，历来只讨论社会问题，到此则是具体地提出政治主张来了”。

程先生幼年家贫失学，“写字七年”学戏，“写字”实际就是典身契，七年之内把生死交给师父，全无自主之权，这是旧时大多数戏曲演员的普遍经历。这样的一个苦孩子，却能坚持上进，顶着逆风恶浪，永不倒退，真是难能可贵。他在二十六岁那年创办中华戏曲学校，一改旧式科班的陈规，为年轻学生除安排专业课程之外，增加大量的文化课，把戏曲学校办成一个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学校。他一生坚持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学习，甚至计划以几年的时间学习西方的戏剧艺术来对自己作进一步的提高和充实，这都一开风气之先，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

四大名旦中最年轻，并且看来也最健康强壮的程砚秋先生却出人意外地因病最早离开了人世。如果天假以年他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艺术财富，但是另一方面，他没有赶上人类历史上最丑恶最肮脏的“四人帮”肆虐的十年浩劫，这却是程先生最大的幸运。

一九五六年我曾为程砚秋先生改编、导演京剧《荒山泪》影片，和程先生有半年时间的共事之雅，对这位不世的艺术大师曾

留下永难忘怀的美好回忆；如今读了这么多的珍贵资料，我觉得我过去对先生的认识还是失之于肤浅了，所以今天在这部《黎霜实录》即将问世之际，让我写这篇向读者、观众推荐介绍的文章，我是感到极大的光荣的。

一九八〇年岁末

花虽凋谢，卖花声将永留人间

陈 叔 通

若讲我和砚秋认识的时间的话，我还是与兰芳认识得最早，
黎霜（即砚秋）是经罗瘿公先生^①介绍才认识的。我对御霜没有
恭维话。我向来与砚秋讲话是没有好话的，当面总是批评他，可
他说：我就喜欢听。

砚秋的一生是受压迫的一生。记得砚秋曾给张作霖演过堂会
戏，张的手下人把他的戏安排在张吃午饭后，戏码也是很素净的，
而把名角的戏放在张吃饭之前。谁知张欣赏砚秋的戏，饭可以摆
出去吃，鸦片可以拿出来吸，等砚秋唱完了，张却要睡觉了，搞
圈套的人们倒落个适得其反的结果。

砚秋挂头牌是上海到北京。余叔岩把砚秋带到上海唱倒第二。
不知因为什么事情，上海军警同余捣乱，余自己偷偷买好一张火
车票溜回了北京，把砚秋干搁在上海。罗瘿公先生把我找去问如何
办。第一舞台建议是否要砚秋顶下去，罗公很慎重，考虑再三拿
不定主意。大家主张问问砚秋本人的意见。当时，程大概是二十

^① 罗瘿公，名惇疋，字棲东、号瘿公或瘿庵僧，又称倚移居士，广东顺德人，于一八八〇年生于京师。父家劭为清翰林院编修，幼承家学，及长学于粤广雅书院，后从康有为游，与陈千秋、梁启超同列高第。袁世凯称帝，公与立帝制者不合，遂纵情诗酒，注重梨园，独赏艺徒程艳秋，为之仗义赎身延师学艺，凡事亲自扶掖，倾心血于其艺事，培育达九年之久。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罗瘿公因患肝病不幸故于京德国医院，享年四十四岁，葬于京西山四平台。公之著述除诗文和诸种史籍外，有《鞠部丛谈》二卷及《红拂传》、《青霜剑》等新剧十数种。

岁还很年轻，他却回答说：“若是问我，我就要顶下去。至于有没有把握，看卖座怎么样吧。”于是舞台挂出了牌，说明因为余叔岩大老板患病，乃叫程砚秋挂头牌。我私下问砚秋到底有无把握，他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真个是有胆量的，结果他的演出天天上满座。所以后来我对他说，是余叔岩给了你一个好机会。

军阀张宗昌也邀砚秋演过堂会戏。一天，张约砚秋去谈话，谈完后给他现钞六万元，砚秋坚决不收，张无奈何，只得作罢。张是强盗，也是盗亦有道，他亦不得不称赞程砚秋是好男儿。这件事是没有人知道的。

砚秋到上海不去拜流氓，结果沪上小报把他骂得一塌糊涂。尽管有钱的人捧他，他也不买账。在上海给砚秋写信的不外两种人：一种是女人勾引他，对此，他一概置之不理；一种是穷困告帮的，对此，他则把来信者的地址一一记下。砚秋与我一起出门时，拿着钱就按信的地址往里弄里一钻，也不留什么回信，只是送钱帮人。这是经常的事。程砚秋对有钱的人是骄傲的，对贫寒的人是同情的。

砚秋为人正直，但是这个评价仍嫌一般，他的为人可改两个字，至少应写刚正，他吃亏在刚，好也在刚，唱里有刚。砚秋是一为刚，二为洁，即孤洁也。他确实在下乡以后，热爱劳动生活，正象砚秋在日记里所记：“劳累终日，饱食玉米面而感香甜愉快，作了工，乐得其所。”砚秋喜欢与劳动人民接近，表示与城市士大夫处之不泰然，反之，与“乡野之辈”相处融融，真的是趣在农民不觉其苦。后来他又办了农村学校。砚秋热爱劳动人民是一根红线贯串着的，这对他以后接近党是很有关系的。砚秋在北京围城中画梅一枝，附诗两首曰：“料得喜神将莅至，毫端

先放几分春。”我回信说这两句诗很好很好，最好题在画上。所以共产党一进城，砚秋就唱了三天戏，以示庆贺。他的诗是喜欢共产党的，凡是被压迫的人对共产党都是表同情的。他不靠什么山。砚秋在解放后曾讲过：“什么宗什么派，我全不加入，要加入，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砚秋一生受压迫，对劳动人民同情和热爱，解放后对党愈加爱慕和接近，并决心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最后终于参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是要突出描写的。

砚秋是不假声势的，他完全是靠艺术打出来的。他主张戏曲要承担改革社会的任务，《青霜剑》一戏就是讲这个。王瑶卿这位先生是真负责任，砚秋的戏每场必听，砚秋征求他的意见，常常讨论到天明，《锁麟囊》一戏是集其艺术大成的，戏的内容是有些问题，砚秋也很想改。他交出本子一年多，自己提了意见，结果是没有人给他改。过去这出戏在上海一唱，是任何人打不倒的。后来就是这出戏，不叫他演，不给他改。《锁麟囊》这出戏艺术上是很高的，内容至少是可以改好的。

砚秋对地方戏有深刻的体会，得力于此甚多。当然，电影、外国歌剧等，诸如此类，对他的艺术创造有益，但要突出地方戏对他艺术的影响。

现在的不少名角能自己演戏，但不能教别人戏，这点我本不晓得。后来听说砚秋讲课，讲得好极了，能唱的不一定能教，而他既能表演，又能教人，这是难能可贵的……。

(程永江整理于一九六一年)

追忆砚秋生平

果 素 琛

我与砚秋同庚，都是生于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我俩十八岁订婚，十九岁正式结亲，那是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间的事情，也正是砚秋刚刚出师独立组班并第一次去上海演出的时候。我们两人艰难创业，一起经历了黑暗的旧社会的风风雨雨，满怀欢欣地迎接了人民的翻身解放，在共同生活的三十五年中间，互相信任，感情甚笃。他若不是因为急病过早地离开我们，他若能健康地活到现在，到今年恰是七十六周岁了。砚秋为了人民的戏曲事业奋斗一生，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刚刚过上几天好日子，正要实现其多年努力而未及完成的戏曲改革计划时，谁料到他在紧张的准备率领中国京剧团赴北欧访问的前夕，却突然倒下去了。一想到此，我心里就很难过。算起来，砚秋逝世至今已有二十二年了。他的遽然病逝，对我的精神打击是太沉重了，在刚刚举行完追悼会以后，我就一病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当时，我暗自想，不如紧跟着他去了，但是转念一想，不行；我的两个儿子还远在国外，这么多孙男弟女还没有长大成人，怎能舍得丢下他们；再说，决不能让人家说程砚秋一死程家就从此完了！我要振作起精神支撑下去，不然的话怎么对得起砚秋，更对不起周总理和贺老总对砚秋的一片苦心培养，我不争别的还要争口气呐。现在，砚秋的徒弟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砚秋的前辈人全不在了，

他的同辈人也所剩无几。前年，我的长子回国探亲时，要求我谈谈程家的家史，把录音放给孩子听，为的是叫他们不要忘记了自己，落叶归根嘛！趁我身体还好，把自己知道的往事告诉后代，好让儿孙们了解前辈创业是何等不易，要保持住好的家风就更难更难呀！

我家本不姓程，亦非梨园世家

砚秋本不姓程，他是满族正黄旗人，在旗的是指名为姓，他最早的官名叫承麟，出师以前由恩师罗惇麤（字瘦公）先生作主把旗姓的“承”改为汉姓的“程”。他最初的艺名也不是砚秋，而是程菊依，以后又改称程艳秋，字玉霜，最后才改为程砚秋，字禦霜。这改名的经过和其中的涵义以后还要专门谈的。

砚秋的先祖也不姓承，而是姓李。听婆母讲，我家的祖籍在东北吉林长白山，今吉林省通化、临江一带。原来家藏一张文牒，是用宽达一指、长尺许的白毛头纸书写的敕令，上记巴特鲁兵远征朝鲜的事，表彰了先祖的战功。陈叔（通）老看了这张文书，连说这是好东西，嘱咐我要加意保存，可惜在扫“四旧”时把它同家谱一起烧掉了。先祖后随老太罕（摄政王）多尔袞入关，用婆母的话说就是“揪着龙尾巴来的”，他打仗战死，皇上赐以金头，葬在北京德胜门外小西天，是无头葬。这块老祖坟，也是八旗兵进关后跑马圈地时占的。过去有人考证过，说乾隆朝的英和是砚秋的五世祖。张次溪先生^①在《程艳秋传》里也有“满洲煦斋

^① 东莞张次溪，戏剧史料编辑家，曾精选梨园笔记二十八种辑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一书，又撰《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及《北京梨园掌故长编》，著有《近六十年故都梨园之变迁》，及诸伶传记多种。

相国五世孙也。父袭旗营将军职”的话，不知考证得对不对。不过，家里确实保存有一方“四代翰林之家英和之印”。砚秋的曾祖父阿昌阿，曾祖母王氏，也是宦门第，传到他父亲荣寿仍然是世袭爵禄，住在德胜门里正黄旗界内的小翔凤胡同老祖宅，砚秋就是在这儿出生的。

我的公公荣寿（约生于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甲寅，故于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是独生子，外号“荣胖子”，与荣福、荣禄同辈。他不愿意到内廷当差，便把爵禄让给了叔伯屋的二弟荣福，自己成天价提笼架鸟养狗抓獾。公公的前妻受婆婆的气，积郁成病，死的时候还很年轻，也没有留下儿女。我的婆母托氏（约生于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甲子，故于一九四〇年二月）是续弦，娘家没亲人，只有一个妹妹，后来这个妹妹也故去了，与我婆母的娘家父母一齐埋在程家的老祖坟了。托氏婆母养了四个儿子，长子承厚（后改名程子明），二子承和（后名程佐臣），三子承海（后名程丽秋），砚秋行四，年纪最小。家里是公公当家，他总怨婆母不会过日子，婆母后来常说：“我买点针头线脑的跟你公公要钱，他老拿算盘子儿抠我，可他整天拿枪满地里打猎去，腰里掖着元宝辫子，就是不给我一个儿子。”这老夫妻俩总吵架。

砚秋出世不久，也就是怀抱刚刚会叫爸爸，公公得了个肚子痛的暴病，没有几天就死了。那时家底还挺厚，公公身后留下不少房产，砚秋的大哥和二哥在皇宫禁卫军里当差拿钱粮，日子还算可以。公公死后，我婆母也想得开了，常带着两个小儿子撇开了去南城看戏。那年月，天一擦黑，正阳门、宣武门就都关了城门，家在内北城住，去南城戏园子听戏就得在外城住店打尖吃

饭馆，反正砚秋的二哥已经娶亲，有二嫂尹氏看家，婆母更放得下心。什么谭叫天啦^①，路三宝啦^②，汪笑依啦^③，那戏一听就是好几天。砚秋和他三哥看完戏回家，就爬上房顶披着衣裳学着舞台上的样儿唱呀跳呀，学这学那。除了看戏，就是跟邻居的孩子们到后海洗澡，整天游泳，连梳小辫儿的红头绳都给洗白了。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过了没有两三年，家境就越来越不济了。寡母孤儿再没有别的进项，光靠公公的世袭钱粮，二爹（按：旗人管二叔叫二爹）是掌握发放钱粮的差事，婆母成天出门去找荣福要钱粮，回家来总是两手空空，埋怨荣二爹不给钱，说他卡寡妇孤儿的嗓子眼儿。小翔凤胡同的老宅院维持不下去了，就开始搬家。听婆母讲，刚从小翔凤胡同迁出来的时候，还拉了十几大车的东西呢，可见那时的家境并不算太坏。先是搬到北京西郊海甸西的小营，以后前前后后又搬了七八次家，真是越穿越搬家，搬一次穷一次，等到搬到了南城天桥大市（又叫穷汉市），就完全变成了赤贫了。砚秋说过，当时住在大杂院的一间又黑又小的破瓦房里，家里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除了炕上的苇席和几床破被子，再没有什么财物家俱了。大哥和二哥从禁卫军退役下来，成天游手好闲，根本不管家里死活，老太太只得靠自己揽些针线活计勉强拉扯着两个小儿子苦熬岁月。砚秋那时才是个不懂事的六岁孩子。

① 谭叫天，京剧前辈谭鑫培之别名，为别于乃翁谭志道“老叫天”，均誉之为“小叫天儿”，湖北江夏人，生于一八四七年，逝于一九一七年，名金福，字望仲，堂号英秀，坐科金奎班，初习武生，后专工老生，为京剧革新家之一。

② 路三宝为清末民初的著名旦角演员，梅兰芳先生曾从其学《醉酒》的身段。

③ 汪笑依本儒生，曾举于乡试，善诗文，后入梨园，初习小生又改为生角，以《哭祖庙》、《马前泼水》诸剧为最擅长。犹能自行编剧，撰有《党人碑》、《献地图》、《刀劈三关》，等，自号伶隐。

卖身学艺，童年不堪回首

同院住着一位唱花脸的，姓名记不得了，看这孤儿寡母可怜，说承麟这孩子模样俊，不如去学戏，放他一条生路，将来兴许混得出来，老太太总还有个指望。这样，托戏剧界唱花脸的先生介绍，写给了荣蝶仙为徒，七年字据，开始一年不计在内，加上帮师一年，前后共须学徒九年。荣蝶仙是陆华云先生办的长春班坐科，工刀马旦，他是王瑶卿先生的亲戚，荣的爱人是大马神庙王家的外甥女，当时住在南城魏染胡同。砚秋进了师傅门，荣也不教戏，把他当小听差使唤。荣的脾气很暴，稍不顺心就拳打脚踢。婆母去师傅家探望，知道了这情形，很不放心，再托出介绍人来跟荣蝶仙说，不给我们孩子学戏，不就把孩子耽误了，这样，才开始让砚秋学戏。开初想学武生，因为年岁大了骨头变硬了，又改学武旦和花衫。砚秋为练功受的罪就不能说了，整天脚上绑着木跷，跑街干活都得踩着，晚间上床睡觉也不准拆下来；伸腿窝腰练基本功时，有时师傅在外面受了邪气，回家拿徒弟撒气，还没等砚秋练完功把筋骨蹭跳出，就劈头盖脸一阵痛打，日子长了，他的大腿后侧就淤起许多血疙瘩。直到一九三〇年，砚秋到欧洲考察戏曲音乐的时候，才请德国的外科医生开刀治好这童年落下的毛病。后来，师傅看砚秋嗓子不错，又决定让他改学青衣，是请陈啸云先生^①以及一位姓吴的先生（姓名忘了）给开的蒙，边学边唱边给师傅效力，唱的都是堂会戏，经常在南城浙慈馆^②演

① 陈啸云，晚清著名青衣演员，为四喜班二路旦角谢双寿之徒，自光绪九年亦在姚增禄领班的四喜班演戏，与同班之余紫云、罗福山、吴菱仙、戴韵芳诸名角先后齐名。

② 浙慈馆，为北京前门外东大市著名票房“春阳友会”的所在地，樊迪生先生曾主管，余叔岩倒嗓时期亦多在此票戏。

出。砚秋的基本功学得扎实，嗓子也好，年轻时唱戏，外面有个外号，说他唱的像“陈石头”（按：指像陈德霖先生）。砚秋还在师傅门就开始变嗓。记得我父亲果湘林先生管过几次堂会，一次，回家对我母亲说：“我管了一档子堂会，不知道是谁家的男孩儿，唱的是《玉堂春》，听他嗓子还没变过来呢，可真不错，有出息！戏完后开份的时候，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走了。”我父亲不识字，也不晓得他是谁，后来我们看《群强报》上的戏单，才知道父亲夸奖的那男孩子就叫程菊依，这是砚秋最早的艺名。

恩师罗瘿公和王瑤卿先生

在砚秋变嗓的节骨眼上，荣蝶仙接了上海戏院的包银，这时砚秋要是强挣扎着演出，嗓子没完全变过来就会毁掉，今后就甭想再吃这碗戏饭了。广东顺德名士罗瘿公先生经常看堂会戏，很早就注意到了砚秋这个后起之秀，听说此事非常着急，他见义勇为打抱不平，托出人找荣蝶仙谈，愿借六七百银元为砚秋赎身，算是把他从师傅门接出来了。

诗人罗瘿公先生，为了培养砚秋真是煞尽了心血呀。他老人家在北芦草园租了所房，把砚秋的母亲、兄嫂们从天桥大市接到那里；延请中医为砚秋调治嗓子，请乔蕙兰先生^①教昆曲，九阵风（阎岚秋先生）^②教武工和大小五套刀枪把子；亲自给砚秋开讲诗词歌赋，教授书法，安排看戏和电影的功课表。砚秋的文化程度本就不高，只是五、六岁时上过一年私塾，因为家贫又被迫辍学，

① 乔蕙兰，字幼仙，吴下人，佩春堂弟子，工崑旦，擅长《挑帘》、《裁衣》、《刺虎》、《风筝误》等曲。颇有声名，梅兰芳亦曾从其学昆曲。

② 九阵风，为著名刀马旦阎岚秋先生之艺名。